

# 除夕机场的“夜高峰”

本报记者 林乐雨

1月21日,农历壬寅虎年腊月三十,杭州萧山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,虎年最后一批乘客拎着大包小包等待着团圆的航班。

“您的航班不在这个航站楼里,前面直走到底右转。”“大爷,您把身份证给我,我帮您领登机牌。”赶飞机的人不多,地勤人员认真服务着需要帮助的乘客。

当天,杭州机场起降航班405架次,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,与除夕前春运高峰期每日8-9万人次的客流相比,明显减少。据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每年除夕和大年初一客流量都会短时间回落。或许是出行需求得到释放,今年除夕,杭州机场迎来一波“夜高峰”,乘坐晚间航班的旅客明显增多。这在往年的春运中并不常见。

14时45分,我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登机区。这里明显人气更高。每个登机口都坐满乘客,略显疲惫的脸庞掩盖不住期盼团圆的喜悦。

“妈妈,我马上就要登机了,一个半小时的路程,赶得上年夜饭。”两年没回家的赵先生登机前拿着手机给家里报平安。

“我跟着女儿女婿出来玩,今天我们要回家了。”69岁徐大伯是四川人,在杭州留下一段美好回忆后,心满意足地跟着子女回家过年。

同样前往四川的丁先生则是带着母亲和妻子,打算开启为期一周的春节旅行。

团圆年,除夕夜,这个特殊的日子,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在一线,保障乘客旅途平安。

15时30分,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公司值班主任陈祎珣在4号航站楼值机柜台间来回巡逻,她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旅客办理登机牌,维持机场秩序,解答旅客疑问。从上午8时起,她已经工作8个半小时,微信运动小程序记录的行走步数已经接近1万步。这个除夕,她的任务是站好最后一班岗,直到最后一架航班平安离港。“如果飞机不晚点,晚上10点半我就能下班了。”陈祎珣笑着说。

陈祎珣是江苏人,在岗10年,从没回家乡陪父母过除夕。今年,她的爸妈特地从江苏赶来,希望和孩子过一个团圆年,但这个除夕夜,她还是无法陪在父母身边。

16时是机场人的“放饭时间”,陈祎珣将饭菜送到同事手中。这顿年夜饭盒饭比平时丰盛些,除了4道家常菜,还特地准备了饺子、水果和鸡汤。机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分批用餐,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转,匆匆扒上两口后,他们又奔向各自岗位。

22时45分,杭州机场所有的出港航班都起落平安,忙碌了一天的陈祎珣准备回家,母亲在锅里热着为她准备的团圆饭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期待回家的小董



尚策和妈妈视频通话。



司机送我去车站。



一对老夫妻正在研究车票。



1月17日的杭州东  
站候车大厅

# 列车上共叙思念情

见习记者 乐美真

作为“乙类乙管”政策落地后的第一个春运,1月19日,我踏上列车,看见回家路上的风景,也撞见人们归家的急迫。

在我找到座位坐下后,邻座也出现了,是个小伙子。“你也从杭州回老家过年吗?”“对。”24岁的小董在杭州从事电商工作,老家是安徽安庆。小董用“急迫”形容今年回家的心情。他说,为了老家的父母,前两年不太敢回家,他很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,在杭州的这两年,吃了不少餐馆,却始终没有那种味道。他指了指行李箱,兴奋地说,自己还给爸妈买了新衣服。

同样期待回家的,还有62岁的李大伯。这几年,老两口一直在杭州帮儿子照顾孙女。今年,他带着老伴、孙女回老家过年。李大伯收拾了两个行李箱和一个大麻布袋,麻布袋里装着杭州特产,打算带给老家的亲戚朋友。

陶先生担心14个月大的

儿子哭闹,就将儿子架在肩膀上到车厢连接处逛一逛。被问起多久没有回家,陶先生感慨:“儿子出生后就没有回去过。”今年春节,他早早就买好车票,一家三口回去看望父母。陶先生笑着说,半小时前父母还打来电话问到哪了,他理解父母的心情,他也一样,期待团聚。

趁着列车长尚策片刻空隙,我和她聊了几句。27岁的她是黑龙江省牡丹江人,在南方工作6年了,每年春运是她最忙的时候。虽然很想回家过年,但尚策却说:“我的工作更需要我。”尚策说,现在大家很放松,希望他们的服务能让这趟回家的路途变得更加轻松、舒服。

“安庆站到了,请您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……”我拿起行李箱,向着人流方向走去。年年春运路,岁岁有不同。在这趟与亲朋相聚、与春日约会的奔赴中,不仅有返乡的游子,更有坚守岗位的人。



扫码看视频

# 心向往之永远是家

见习记者 张文利

1月17日中午,我带着大箱小包,踏上返乡路。网约车司机来得很快,帮我把行李安放好,然后向杭州东站出发。

司机姓孔,他已经连续4年没回呼和浩特过年。孔师傅说,今年还是想跟往年一样,多跑几单,到除夕傍晚再休息。“我是回不去了,但是能送更多人回家过年,高兴。”他笑着说。

到车站后,孔师傅帮我取下行李,“路上注意安全。”“提前跟您说声过年好。”我们互相道别,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前行。

候车大厅内,61岁的刘士强拖着大编织袋往检票口走,一边将鼓鼓囊囊的背包放下,一边询问检票员什么时候发车。

刘士强和妻子是河南新乡人,大儿子在北京工作,小儿子在杭州上学。一家人已经有几年没有回老家过年。

我看着他的行李上缠了一卷毛毯和一个脸盆,便问:“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吗?”刘士强说,小儿子即将大学毕业,家里

负担减轻不少。这次回家,他打算在家做点简单的活,不再来杭州了,所以能带的东西都带上。

上车放好行李,两排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已满满当当。

“我可以把这几个袋子放这吗?”一个女孩指着我腿前问道。我点点头。

低头看去,袋子里装的都是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口罩、酒精、抗原试剂等。这时,女孩接了个电话,听到熟悉的乡音,同为安徽人的我感觉亲切不少。等她挂掉电话,我便跟她聊起来。

女孩名叫谢雨婷,27岁,在杭州工作。今年回家,她置办了点特别的“年货”——防疫用品。谢雨婷说,过年不能放松警惕,回去要给爸妈好好“上课”。

17时42分,随着“阜阳西站已到站……”广播声响起,我准备下车。虽然旅途疲惫,但步伐轻快,因为我知道,这是回家的方向。



扫码看视频